

哥们儿◎著
惊世骇俗之传作 震撼人心之世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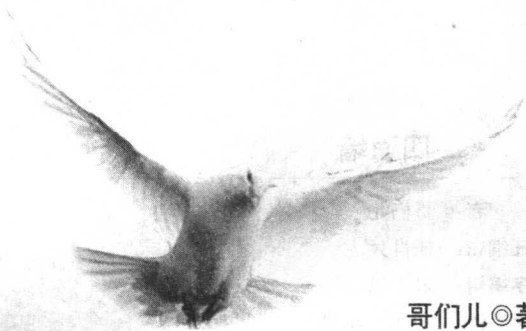
〔长篇小说〕



白

哥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哥们儿◎著

Si Mian Qiang

四面墙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面墙 / 哥们儿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5.10

ISBN 7-5039-2855-7

I.四... II.哥.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0337 号

四面墙

著 者: 哥们儿
责任编辑: 任肖兵
文字编辑: 宋 强
封面设计: 80 零·小贾
版式设计: 陈 兵
出版发行: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电子邮件: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: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: 29
字 数: 410 千字
书 号: ISBN 7-5039-2855-7/I · 1295
定 价: 35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刷有误 负责调换

不论何时何地，四面都是墙、墙、墙，
即使你身自由，你心已囚。

——题记

不可不来，不可再来。

——狱中警句

前言

SiMianQiang

我和你们一同分享很多事情的机会，被命运剥夺，而我得到了其他。

28个月罪有应得的囚徒生活，除了被国家机器改造得觉悟猛增外，就是催生了你们将看到的这些文字。

这部小说，最初以“哥们儿”的ID在“起点”、“天涯”和“幻剑”等几家网站连载，边写边贴，前后用了半年时间。当我尚未完成初稿时，海内外许多中文网站都已经开始转载，眼疾手快的盗版商们也蜂拥而上，分别假借内地几家出版社的英名，把一部还没有定稿的作品污得千疮百孔，让我痛并尴尬着。

盗版对我和读者的最大伤害，就是可能引导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误读。当我准备修订这部小说时，我早已醒悟：自始至终，我并没有“揭露”和“控诉”什么的险恶用心，那于我于读者都是一种幼稚和孱弱的表现。我觉悟到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表达，这种觉悟最终催生了“四面墙”这几个字——我企图用我的故事支撑一个残酷的喻体，一个让我和其他人都无法超越的喻体。

就像我无意靠玩味自己的伤痕取悦于人，我也不能用繁琐的话语来表达我的心情，“四面墙”本身给我的压抑已经太多，像网友木灯兄所概括的，四面墙中困厄一人，实乃“囚”字，一切奔突皆成无奈。而语言具有同样功效，语言仿佛藩篱，所有思想，一经言传，便已丧失它的本真，惟有“感悟”，可超越“交流”。我们所见闻的一切形式的文本，都是被作者修饰、过滤后的结果，一切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技巧都是“世界本真”的规范者、矫饰者和奸污者。

所以，拒绝表达，这一点永远是智者的不二法门。

我们，在这里发表和窥看的我们，都是智者以外的人。我们是一些不怕上帝发笑而做着思索状的凡夫俗子。

《四面墙》赖以存在的蓝本，是一个凡夫俗子的极端生活，他所亲历亲闻的囚徒生涯。但《四面墙》不是新闻作品，也不是纪实文学，只是一个故事，一部小说。

“上卷”的场景是看守所，关押“犯罪嫌疑人”的地方。这一部分侧重于描写“心理裂变”的过程，并试图通过看守所这个特殊的视界，影射人和环境的苟

合过程。

麦麦这个平凡的小人物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知识分子，被“讲哥们儿义气”的“江湖流毒”所害，突然被投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牢笼，面对一群获罪于强奸、抢劫、杀人、偷盗的嫌疑人，面对一幕幕陌生、残酷、压抑、乖戾变态的场景，他的心灵将受到怎样的震撼、历练？他又将如何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？在一切残暴、狡黠、无聊和明争暗斗的场景背后，如果一定要谈意义，我只能说，那就是做人的悲哀和无奈。

并且，人的更大劣性在于：忍耐的美德和变通的机巧——当一种价值受到另一种价值的强奸，所有概念化的东西都被偷换或者打碎，秩序需要重新整合建立的时候，什么叫尊严，什么叫道德，什么叫友情和真理，都被重新定义。心被撕裂后要经历阵痛，阵痛之后的抉择将是血淋淋的更大更长久的痛苦，而选择妥协（这恰恰是我们最容易作出的抉择），无疑会让这种痛苦降低到最小，降低到只剩下“悲、哀”两字。

“下卷”的场景则转移到“服刑地”监狱（劳改大队），这里的人物，都是在法律意义上有罪的人，一群必须接受改造的人，这些人精神上已经做好了厮杀的准备，加上有许多久经囚场的“前辈”的参与，一幕幕人间活剧便把人性中的种种卑鄙、卑污、卑微的东西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这一切，你们都将在我的文字里看到，虽然我依赖回忆来写作的过程很痛苦，但保持沉默的代价似乎更大。

在关注人性、人权和司法进步的背景下，《四面墙》是一个残酷、幽默的故事，也是一种深刻、冷酷的象征。一切调侃中都挂着卑微者的泪水。“四面墙”是一个人类大社会的缩影，也是灵魂更新的地方。没有例外，例外的是乌托邦，是桃花源和玄幻小说。

如果人能看到恶、识别恶，并感到震惊和羞愧，那就只表明一点：人心还是向美向善的——这也是《四面墙》这部作品唯一能使人感觉振奋和预见光明的地方。虽然这种比附有些苟且和牵强。

哥们儿

2005年10月

四面墙

目录 Contents

上卷

前言 1

第一单元 C 看

- 第一章 入门课——基础知识 3
- 第二章 观摩课——前排就坐 21
- 第三章 教练班——头领生活 42
- 第四章 选修课——另类狂欢 63
- 第五章 补习班——高级学员 77
- 第六章 肄业——无可怀念 96

第二单元 W 市局

- 第七章 资格验证 100
- 第八章 素质教育 113
- 第九章 换汤熬药 133
- 第十章 积患重重 150
- 第十一章 情商 170
- 第十二章 突破与游离 190

四面墙

下卷

目录 Contents

第三单元 艰难的“转正”

- 210 第十三章 中转站——模范监狱
- 222 第十四章 再教育
- 237 第十五章 实习期——新收组

第四单元 操练

- 265 第十六章 落网
- 277 第十七章 圈地运动
- 299 第十八章 新格局
- 318 第十九章 波澜
- 331 第二十章 搅局
- 369 第二十一章 冷战
- 387 第二十二章 疯狂
- 404 第二十三章 混战
- 444 第二十四章 毕业
- 451 结局 整理运动——出监队

四 面 毒

上 卷

Part one
Sivmian Qiang

仲秋时节的W市，天清气朗，而我居然可以短暂地享受一下。

这样的机会已经久违。

现在是西历2001年。当日，我无从知晓，当那个家伙制造“9·11”时，在这世界上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故事在发生着，一切与此有关无关的生命的苦乐悲欢的纠葛，距离我都如此遥远——依赖手臂、目光以及想像都无法企及的遥远——因为此时，我不在你们中间。

这时，我正坐在高度警戒的囚车里，脚缚18斤铁镣，跟一个叫施展的哥们儿铐在一块儿，从专门拘押重案犯的市局看守所，被转移到远郊的第一监狱去。

同车的大概有十四五名犯人，他们中的一部分，注定将要把自己的残生埋葬在高墙电网下了。那帮家伙也都挂了链儿，像我们一样，两两一对锁了，被强制低下光头，在押车武警虎视眈眈的监视下，听凭囚车号叫着把自己运走。

半月前那个阳光耀眼的上午，当我接到判决书时，我就已明白，自己的身份已经从漫长的“嫌疑人”升为名副其实的“罪犯”，这对我，还有我的同案犯施展来讲，都不啻一种解脱，在看守所里漫长的拘审，快使我发疯了。

在看守所，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煎熬太久，使我对世界上大灾难感受很模糊。我只清醒地知道，这种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，这种像笼养的牲畜一样的生活，正在囚车进行的途中遭遇转化。这种时刻，我既对美国人的悲愤心不在焉，也没心思把自己莫小的悲哀比附为世界的莫大苦难。我们这些被高墙铁网圈住的家伙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正像攒到一堆儿的垃圾，是没有灵魂与价值的、使人厌恶的东西，狗屁不如，应该被彻底地清理掉才爽。

不过这种感受已经无足轻重，其实在短暂又漫长的拘押生涯里，好多事都让我有个奇怪的联想：被“四面墙”囚困的，不仅是这些违法的坏分子，那些仍旧在逍遥作恶的人，又何尝能逃出法网呢？

所以，还在看守所里的时候，我就常想出去以后能写写里面的世界，让那些卑微、卑贱和卑鄙的声音流传出去，让大家听到，听到别人，也听到自己。



第一单元

C 看

第一章

入门课——基础知识

SiMian Qiang

命犯天罗

我相信即使时光可以倒流，生命的历史却不能改变。不论以何种心境面对，历史是需要制造它的人承担的。

这天早晨，当我走出家门时，我尚未觉察：两年来一直在沉默的一段历史，已轮到要我承担的时辰了。

十月的朝阳，灿烂得有些无赖，我从门口搭了出租车到刑警队去。几天前，W市C县的刑警找我时，我正在南京开一次图书发行交易会。当时程刚的电话追到南京，我就觉得蹊跷，不过也没太在意，这两年，为了抓捕施展，他和他的助手小扈跟我混得比初恋情人还热乎。程刚是刑侦科的探长。



刑警队的老狗照旧叫得很凶，我示威地瞪它一眼，径直上了二楼，楼下突然传出一声尖叫，我下意识回了下头。向里走，程刚正往外迈步，几乎跟我撞个满怀，一看是我送货上门了，立刻大嘴美成了瓢：“我们正要接你去呢。”

“哪敢劳您大驾。”我谦虚了一把，进屋就坐在那张靠墙的革面沙发上。两年前，我第一次被请进刑警队时，坐的就是这张沙发。

程刚懂事地把一盒“红云”推到我面前。这两年，程刚在我身上糟践了不少烟，我想，他也早该烦了吧。刑警队这帮哥们儿的态度一直还是不错的，有点儿人民子弟那意思。接待室的墙上，也没有传说中的“坦白从宽”什么的标语，警察也都是便装，环境营造得很亲切。

“麦麦，施展回来了。”我刚抽了一口烟，程刚就轻松地告诉我。

“好啊，我正想他呢。”我笑道，我才不信他的鬼话，施展逃跑后的两年里，他们已经把我诈得风雨不惊了，今天又弄这老套子，俗。

“不信？看看这个。”程刚把半尺厚的一摞笔录往我面前一推，让我看到了按在红手印下的“施展”两字，然后很快地拉了回去。只这惊鸿一瞥，我的头已经“轰”地一炸。

“啥时候回来的？”我有些木讷地问。

“这个就不用你关心了，以后你们见了面，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能见面吗？”坐在沙发上，我往前欠了欠身子，已经没有刚来之时的坦然。

“那还不简单，呆会儿就把你们关一块儿去啦。”

“嘿！还有我什么事呀？”我一脸无辜，坦率得跟一学龄前儿童似的。

“耶，你白玩儿我们两年啦！”程刚也委屈得像个孩子了，说完就换了副脸谱儿，看一眼旁边坐着的小扈，小扈会意地摊开一本笔录，刷刷写起来。

程刚问我：“麦麦，你是69年的吧。”

“对，11月12，阴历行吧。”

“户口本上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后面是我的亲属状况，以前没问过这个，我想今天应该是有些特别了。不是要扫尾就是要深挖。

“跟施展什么关系？”

“大学同学。”

“一届的？”

“他比我高一届。”

“那叫校友。”

“校友就校友，这些你不早问过了吗？”

“麦麦，这次跟以前不同，以前那叫询问，今天这叫讯问，你还学中文的哪！告诉你啊，再跟以前那样指东打西胡说八道可不成。这笔录是原始口供，将来打官司得靠这个垫底，你要不当回事，以后别后悔。好好说啊——啥时候送施展跑的？”

“不是跑，他说他出差，我又不知道他犯法，不然能放他走吗？怎么说咱也受过高等教育啊。”

程刚抬起头笑道：“甭跟我唱高调，我也没说谁犯法，犯不犯法得法院说了算。现在你和施展都是犯罪嫌疑人，还不是罪犯，可我得先关着你们，这叫拘留审查，没问题了当然放你。”小扈插嘴说：“程探长今天这是好脾气，也就跟你啦，要放别人，还给你讲这些？好好配合吧。”

“你别污蔑我形象啊。”程刚笑过，突然很决绝地望着我：“在‘安全地带’，你给了施展多少钱？”

后来我发现这个问句设计得挺棒，在里面巧妙地布置了两个陷阱，一个是状语在“安全地带”，一个是宾语中心词“钱”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先声夺人地给了你一个明火执仗的暗示：“我们已经知道你在某地给过某人钱，够具体了吧？我们还知道更多哪，就看你态度了……”在这样的陷阱面前，没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很难避开，除非你很快地分析出这个问句的语法成分，并且有能力组织语言去反击，才能侥幸化险为夷，但遇到这样的对手已经先有些心惊肉跳，看来程刚并不是“自然灾害”那几年吃白薯干儿长大的。

“安全地带？那大鸡窝可是咱W市的腐败基地啊，我有资格跑那儿去？哪挨哪呀，程哥。”这就叫垂死挣扎。

程刚多少有些痛心地质数我：“刚说你啥来着——争取一好态度！要不是掌握了一手铁材料，我能空口白牙问你这些？都家门口住着，将来怎么见面？施展都交代了，你还挺什么挺，又不是杀人放火的事儿，你值当的吗？挺大一爷们儿送朋友俩钱儿还不好意思说？又不是偷不是抢的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们也可以根据别人的证言给你打认定，打认定可就对你不利啦。你考虑考虑吧，咱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有那害人之心吗？”

我和他对视着，一时想不出他想害我的理由。

“其实你这也不叫个事儿，关两天意思意思也就放了，不就给朋友点儿钱吗？谁还没点儿江湖义气啊，都理解。我们这也是应付差使，不把问题弄清了不好交差——是不是时间太长，想不起具体数目了？大概数字也行啊。”程刚循循善诱地说。

终于，我有些绝望地轻轻一笑：“五千。”我突然就不想抵抗了，我发现这个游戏在施展被抓的瞬间其实就已经结束，我不想再玩儿了。我看到程刚愣了一下，他或许更愿意看到我继续做负隅顽抗状，可惜我没给他获得快感的机会，老鼠一动不动，猫也显得有几分萎靡了。

接下来的对话很轻松，竹筒倒豆子。

最后，程刚说：“看看，有没有笔误，要没有，就写上‘以上看过，全对’，然后签字。”一副尘埃落定的神态。我看了几眼，心里有些茫然，一边签字，我一边问：“这次回不去了吧。”

“回不去了。”程刚边说边递给我一个纸片：“刑事拘留证。”“刑拘”我的理由是“涉嫌包庇、窝藏”。我没什么感觉似的，懵懂着顺手签了。我当时也不太明



白我跟“窝藏”怎么扯上边儿的，不过我没问。

“时间写 2000 年 10 月 13 号午时。”程刚提醒我。我纳闷地写了个“5 时”，在程刚的正确指导下又改了过来。

办完手续，程刚给了我棵安慰烟：“家里有嘛事儿吗？”

我说：“打个电话吧。”“这就给我出难题了，写条子还行。”

“行。”我匍匐在桌上给老婆琳婧写便条，告诉她我可能得在“里面”呆几天，让她放心，事情说清了我就回去。当时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琳婧正怀着孩子，离预产期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，我的事肯定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。

“没事儿了。”程刚示意小扈：“跟大史办手续去吧。”

我知趣地站起来，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按在缸子里。小扈问：“还戴手铐吗？”程刚说算了，又笑着嘱咐我“别跑啊”。以前，每次我们分手时都要握手的，唉。

小扈领着我朝楼下走。

听着我们俩落在楼梯上的沉闷的脚步声，我知道，另一种生活即将开始了。那是一种我完全陌生的生活，我承认我的心中多少有些迷茫和恐怖感。

初入牢笼

探警小扈引领我来到一楼左首的警卫室。从这里穿过去，刑警队后身儿就是 C 县看守所的院子了。施展逃亡后，我鬼使神差地到墙外溜过一遭，看守所的围墙不过三米高，形容削薄，上面拉着铁丝网，除了冷森森的，并无预料中的威严。没想到现在，连里面也要让我看个够了。我一直怀疑施展能否被抓回来，不料事情结束得这么突然，连一个缓冲的机会都没给我留。

以前批过八字，人说我是土命，土命逢辰巳为地网，天罗地网，主疾病、牢狱之灾，大运流年遇之，于人不利，以前只当是屁话，莫非这次真要应验了？

“又来一个啊。”小扈对着里面喊。

我们走进屋，桌边的一个胖子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大史出去了，先等会儿。”

正立着尴尬，“大史”回来了，他瞟了我一眼，轻描淡写地问：“新来的？”

“是。”我平淡地回答。

“谁问你呢！”大史皱着眉头。我往旁边挪了挪，这时已经有些小麻木。

小扈说：“施展那案子扯进来的。”

“噢。”大史瞄了我一眼，问：“贪污还是诈骗？”我说：“包庇。”

“讲哥们儿义气进来的。”小扈笑着补充。

大史从桌斗里掏出登记本。

很快登记完毕。

“鞋，皮鞋是吧，里面有没有钢板？脱了扔那个柜子里，走的时候想着领……裤带，裤带解下来，扔一块儿。”我照办了。

小扈提醒我：“踏实点啊。”调查案子的过程中，小扈、程刚跟我一起喝过酒，

互相还有些面子。可一进这个门，我开始明白：我们恐怕不再是一家了。

“钱呢，身上带钱了吗？”

我把兜里的三百来块钱掏在桌上。大史点了点，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几笔，然后一边在墙上的几排卡片上扫描着，一边冲我说：“现在购物券没了，回头给你送号里去……13号，安排13号吧。”

胖警察应声抄起一挂钥匙，把我浑身上下搜刮了一遍，用力一扯，裤袷上的一枚铜商标被拉了下去，顺手扔进垃圾篓，然后冲我一努嘴：“走。”赤着脚，我跟他先到库房抱了一床脏军被。

“赶紧通知家里送被子来，要不从你账上扣钱啊。”他嘱咐我。

往羁押区走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打鼓，这和以前听到过许多关于监狱里的恐怖传闻有直接关系。里面看起来不大，两排红砖平顶房，四周和我以前想像的监管机构没什么两样，墙上架着蒺藜网，不过从里面看，围墙好像矮了些。随着铁门哗啷的响声，隐约听见里面有人嚷嚷：“又扔进来一个。”

“进去。”胖警察吩咐我。我往里一迈脚，面前是个3米见方的小院儿，墙边堆着一溜鼓鼓的蛇皮袋子，里面还有一道铁门，上半部开着课本大小的一个栅栏口，我的目光正跟趴在栅栏口向外张望的两束目光相遇，那目光显得空洞和蛮横，我的心不由紧了一下。

我抱着被子，随在管教身后向二道门走去。里面传出噼里扑咚的响动，有人喊着“坐好、都坐好”。

这道门没上锁，门一开，刚才张望的那张脸笑着迎过来：“刘管教，又来一个哈。”

“别欺负他啊！”

“放心吧刘管，我们这是文明号儿，嘿嘿。”

随着咣的一声响，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。哗啦啦上锁的声音，似乎一只大爪子，挠在我心上。自由，自由没了。我的脑袋有些空荡荡的感觉。

监舍是个长筒子，大概有三米宽六七米长的样子，像个放大的铅笔盒，正对门的后墙上，平胸高凿着一个方洞，大小够塞进一个篮球，后来知道这是打饭口。狭长的过道左侧，铺是通铺，搭在不足半米高的水泥台子上，已经有十几个光头贼坐在上面，都盘着腿，这些人个个神头鬼脸的，似乎一脚踏进了罗汉堂。

我站在门口，站在一片秃头前方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不知道如果没人搭理我，我会不会一直站到地老天荒。

“被子摺边儿上，过来。”刚才跟刘管教搭言的那个一边往里走，一边用后脑勺儿说着，看来他是个“头儿”，就是传说中的“号长”了。

看我还在愣神，坐在最边上的一个小脏孩用手一指靠边的地方：“放这儿，赶紧过去，老大叫你呢。”

放被子的瞬间，我闻到一股怪味儿，才发现这边紧挨着一个小灰口，是厕所，只有不足容纳一张课桌的面积。我正忐忑地打量环境，屁股上突然挨了一下，我遭



袭于未防，身子一下趴到冷硬的铺板上，身后一个驴似的声音吼着：“你磨蹭啥？缺上发条咋着？”

我仓皇地扶了扶眼镜，懊恼地翻起身子，看见一个铁塔似的半大小子正恶狠狠瞪着我。

“看啥看？不服咋的？再眨巴一下眼练你妹子的！”

我冷冷地撩他一眼，没接茬。那小子嘴还不闲着：“操，眼神儿够凝，玩酷是吧？”最先给我说话的秃头在那边说：“大个儿，甭理他，先审了再说。”大个儿踢了我小腿一下：“过去！”

我光脚走到号长面前时，他已经上铺坐下，拿出一副扑克排起卦来。大个儿吆喝道：“蹲！蹲下！”我犹豫着蹲在铺前。当他抬起头时，我看到一张凶巴巴的小尖脸，有点鬼斧神工的卡通效果：“麻案？”

我如实汇报了。

“看你文义气气的，还挺讲义气，不缺心眼吧？”旁边几个人讨好地笑起来。号长又不务正业地低头看起牌来。

“……破，我马子又他妈靠人呢！啥狗屎牌！”号长看着手里的一卦衰局，很是丧气，顺手把牌拉乱了，冲厕所那边喊：“土豆，给我来两下。”刚才跟我说话的小脏孩儿痛快地应了一声，欢蹦乱跳地蹿过来，满脸开花的样子好像有些受宠若惊。土豆一把把号长按在手里，吭哧吭哧按起摩来。

“轻点啊，你他妈蒸馒头哪？”号长回手给了“土豆”一个嘴巴。土豆咧一下嘴，赶紧赔笑：“哎，轻点。”

号长舒服地闭着眼，一边审我：“新来的，叫啥？”

“麦麦。”

“哦，麦麦，名字还他妈够骚，多少钱卖啊？”已经随过来的大个儿白眯着眼珠子示意我：“嗨，答应啊，多少钱？”号长大度从容地一摆手：“算啦，……头回进来吧？”

“是，大哥多关照。”

“破，嘴还挺好使，镶金边儿了吧。关照？谁关照过我呀，遇到我算你命好，家门口人我先放你半公分的量，不过你要是不懂规矩……”

大个儿的语气也稍微缓和了一下，告诉我：“以后喊伟哥啊，这是咱老大。”我边答应着，边冲号长复习了一遍：“伟哥。有事您就说话，多提醒着我点儿。”我尽量让自己谦恭得不卑不亢些。

大个儿老成地教育我：“这里跟外头不一样，得自己长眼，等别人说话了，就先得吃腮梨。”——后来明白“吃腮梨”就是腮帮子上挨拳头。大个儿接着说：“屋里劳作多得是，地勤擦着点，厕所有味了就赶紧冲……新来的就得勤快点，别把自己当知识分子臭美，到里面全他妈是犯人。”我看到土豆边在号长身上忙活，边得意地笑了。大概以前这些活儿都是他的吧。

伟哥翻眼皮瞄我一下：“没鞋哪吧，大个儿你先从窑里给他拿双拖鞋……哎新

来的，买购物券了吗？”

“我带着 300 多，让史管教扣门房了，说呆会儿给我送购物券来。”

“那你啥也买不了呀，洗漱的，吃的，都得买。回头我给你催催。”我一边穿上大个儿扔过来的一双旧拖鞋，一边道谢。我说等我的钱到账了，一定弄两条烟表示表示。“伟哥”撇嘴轻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以后看你表现，今天先不‘动’你，坐那边盘着去，先背规范。”

大个儿给我安排了个位置，让我正对着墙上一个宣传栏，上面贴着一张《W市C县看守所押人员在押人员行为规范》，五要十不准。《规范》下面还贴着一溜信笺，是几份检查和决心书、保证书，大个儿告诉我：“明天检查，背不下来别怪我不客气，给你换副眼镜算轻的。”

“为了维护看守所的正常管理秩序，所有在押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：1，要认真学习，严格遵守规范，服从管教干部的管理……”

我刚默念了几条，伟哥就吆喝起来：“下地！开练了！”随着噼里扑咚一通乱，十来个在押的都下了地，纷纷向外走去。我也赶紧随大伙来到小院里，有手快的已经把一两个袋子放倒，哗哗倾了几堆红小豆出来。

“快捡啊，屁眼儿都安上电滚子，给我转起来！”号长吆喝着，然后转向我：“今儿你先不分任务，熟熟手，先跟那个眼镜一堆儿捡，眼镜！”

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从豆子堆旁反过脸来应了一声。他并没有戴眼镜，两眼眯成一条缝儿，朦胧地望着我们这边，给人一种色迷迷的错觉。

“你告诉他怎么干，出不来活儿晚上接着熬你狗操的。”

眼镜忙不迭地答应。我在他身边蹲下，眼镜划拉过一小片豆子，眼睛紧眯着，脸凑得很低，不像在看，而像是在闻。

“你也近视啊？眼镜呢？”我刚问了一句，后背就被一只大脚丫子盖了一下，大个儿骂道：“妈的，嘴还够碎！给你好脸儿了是吧？”

“干活吧，干活。”眼镜边捅我，边有些迟钝地从里面捏出一个糟豆子，我注意到他的手也是和脸一样苍白，手指细长，估计不是干粗活的出身。眼镜一边费劲地捏着豆子里的杂质，一边耐心地跟我解说：“糟的，半拉的，还有豆叶啥的，全捡出来……”突然眼镜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身子往前栽去，我利落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眼镜的秃脑袋才没撞到水泥墙上。

眼镜是被在一旁监工的大个儿给端的。

“傻逼还大学生呢！用那么费劲嘛，你就告诉他光留下好豆子，其他东西都扔掉不就行了？照你那么说，光捡糟的半拉的和豆叶，要是碰到土坷垃石头子还有你妈的骨头渣儿就不管啦？！”

我突然觉得大个儿说的还真在理儿，简单明快的方法论。

在旁边鸡啄米似的忙活着的土豆有点趁火打劫地附和：“他就摸人家女病人裤裆来本事。”“闭上你的鸡屁股嘴，啥时候轮到你搭言！”大个儿立刻上去给了土豆一脚，土豆一翘起，栽了个狗抢屎，爬起来还乐呢，没半点儿脾气，看